

解广场舞纠纷何须以暴制暴

汤嘉琛



今日论语

至少从媒体报道来看,广场舞在某种程度上已被标签化甚至妖魔化。这种令中国大妈们乐此不疲的休闲活动,似乎成了“低俗市民文化”和“低素质娱乐”的代名词。在以往报道中,我们见识过一些人以泼粪、鸣枪、放藏獒、弹弓袭击等方式打击广场舞者的极端案例,最近,在温州某小区又出现了住户筹资26万元购置“高音炮”压制广场舞音乐的新闻。

用专业设备对抗广场舞造成的噪声污染,即便确能起到“精确打击”的效果,也难掩以暴制暴的本质。这种“用一种不文明对抗另一种不文明”的方式,不值得点

赞,更不应被复制。毕竟,普通小区居民与广场舞爱好者之间的矛盾,并没有复杂到水火不容的地步,要化解广场舞纠纷,完全可以采取更文明的方式。

客观而言,广场舞是一种具备多种积极功能的市民文化。这种几乎零成本、零门槛的娱乐休闲活动,不仅能帮助中老年人锻炼身体,还能帮那些子女不在身边的人排遣孤寂和拓展社交。广场舞的主要问题是,各个团体容易相互干扰并比拼音量,最终成了饱受诟病的噪声来源。

当然,并非所有广场舞都与负面标签挂钩。在我所住的小区,楼下公园每天都聚集着好几拨广场舞爱好者,但他们与其他居民相安无事,并不存在剑拔弩张的

关系。关键原因在于,居委会对广场舞、装修等存在扰民风险的活动,在时间限定、组织协调等方面都有明确规范,而且这已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文明共识。

用文明的方式治疗“文明病”,才算得上对症下药。曾有媒体报道,在山东济南的一些社区,大妈们跳广场舞时用无线耳麦取代大喇叭,现场听不到任何音乐伴奏,既娱乐自己又不干扰他人,有效避免了不必要的冲突。由此可见,只要开动脑筋,就不难找到比以噪制噪、以暴易暴更管用的方法。

退一步说,就算无法通过沟通达成共识,也不应诉诸暴力。广场舞的难题,完全可以用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求解。1997年就已实施的《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,对噪声扰

民的问题有明确规定,若觉得广场舞存在违法嫌疑,更妥善的处理方法是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,有关部门也有责任依法化解纠纷。诸如用“高音炮”对抗广场舞的做法,本身制造的噪声远甚于广场舞伴奏,反而暗藏违法风险。

谈论广场舞话题时,一种比较常见的论调是:广场舞问题反映了公众娱乐休闲活动单调的现实,需要在城市规划时为公众辟出更多活动场所。我不太认同这种观点,原因很简单,如果广场舞纠纷中的双方没有清晰的权利边界意识,没有用文明方式化解纠纷的习惯,无论城市留给广场舞爱好者的场地是大还是小,矛盾都不见得会少。少一些暴力,多一些文明,才是化解纠纷的正途。



新民随笔

记忆

董纯蕾

“你还记得吗?”是在问聪明、念旧,还是道德指数?这取决于问题的后半句,是一个冷僻复杂的知识、一件很久以前的小事或久未谋面的人,还是一句诺言或一条不用教就知道的伦理规则。

信息的记忆是可以训练的。当你想提高记忆力,你会不辞辛苦地向高手请教那些搞脑筋的记忆法。人生的记忆却是可以熟视无睹的。那一字一句明明都还能倒背如流,那些道理也都“不能同意更多”,然而当你忍不住要违背那些承诺与规则时,记忆便瞬时不在了。

昨晚便是这般充满割裂感的情境。这厢,在“新民科学咖啡馆”里听“最强大脑”细说他的记忆方法,教大家如何用联想和定位记住一串杂乱无章的字母或数字;那边,手机订阅的各种公众号,几乎清一色地扯着与某人遗忘自己已为人夫人父有关或沾边的事儿。这不科学。

记忆与学习,各种认知功能,是脑科学家们钟爱的研究对象。所谓“越想忘掉的越忘不掉”是有科学解释的,因为情绪记忆是最难忘记的。科学家们也已经确定了童年记忆消退和永久遗忘的准确年龄:多数小朋友在3岁时能回忆起一年前发生的很多事,这些记忆将持续到5、6岁,但当7岁以后,童年记忆将迅速消退。不知科学家们会如何解释记忆如何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被抛诸脑后?或者,我们可以像英国心理学家一样,用复杂的量子理论来解释记忆的随时改变、个性的复杂两面性:一切充满不确定性,认知是一个变量,在被测量之前,它没有唯一确定的值。

忽而意识到,微博微信上那些刷屏的“某某体”,是人们在信息海量的时代不由自主地使用记忆法。记住了一件事里的某句话、某些词,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都不重要了。删除那些不重要的记忆,把它们交给数字存储技术。反正,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,社会系统的遗忘能力被完美记忆所取代,丁点错误都将伴随终生。

只是,我有些不喜欢,某些美好记忆被弄脏了。在我的记忆里,《且行且珍惜》永远是那首毕业季、离别时吟唱友情的歌,“没有谁能忘记这真挚情谊”。

新民新语

学霸

左妍

曾听教育条线的同事说,升学考试写报道,一般都不去写“状元”。这几年,的确很少听到关于中考高考“状元”的故事了。但和学生有关的新闻,又能让人印象深刻的,似乎还有一类名叫“学霸”的人。

回想记忆中的“学霸”们,有制定“最牛学习时间表”的清华大学双胞胎姐妹,有国际化学竞赛上包揽世界第一、第二的学霸情侣,有复旦大学全能型学霸“门萨女神”,以及昨晚刚在微博上热起来的江西理工大学“学霸寝室”:两年时间里,这个寝室的4名成员拿下包括中国机器人大赛一等奖、国家励志奖学金等在内的60个奖项。

被推上舞台的学霸们,次次都能牢牢抓住公众视线,一样的惊艳霸道,无非是形式不一样。

我本身很反感媒体频繁使用“学霸”一词。中国人口基数那么大,基础教育那么强,肯定不缺学霸,可为何一旦有媒体“发现”学霸,就立刻爆红网络,转眼成为“全民偶像”呢?

现实是这样的: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荣获“学霸”美誉,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广泛尊重,励志故事也在校园里广为流传。想当初复旦门萨女神走红时,一时间周遭朋友都在做题库拼智力,企图赶上女神的智商和脚步。

“学霸”还没走出校园,就已是人生赢家。不难发现,“学霸”的故事只要稍加作料,就能引起全社会围观。可这就像粗制滥造的雷人抗战片一样,看多了总会生厌,校园里的价值观也太过于单一了。

生活在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,人才培养更应尊重个性。学霸至上的单一校园价值观,使得本来应该多元化的校园文化顿显单调。学生尚未经过社会“污染”,是最原生态的群体,他们的故事本应更精彩,更有想象力,不该通通向“学霸”看齐。

我无意在此臧否学霸,但总觉得,相比“学霸”,那些奇思妙想的发明者、颇具天分的艺术家等等,一样应该受到追捧,这才是校园应该呈现的样态。

暴雨考验城市底线思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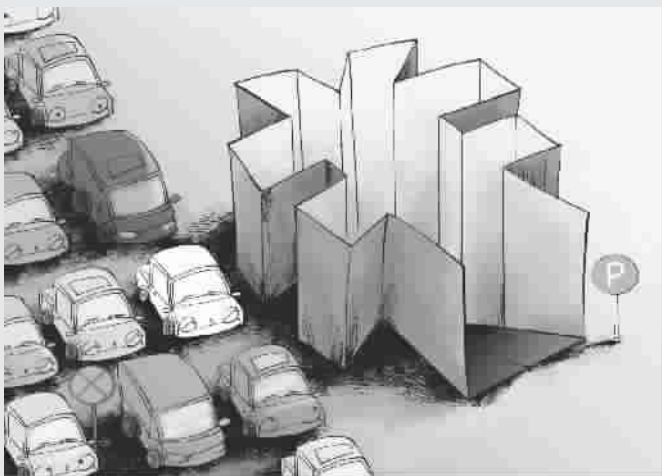
权威声音

东莞女大学生被冲入下水道死亡、深圳机场再次变成“水帘洞”、广东电网60多条线路跳闸……近日,广东等地遭遇暴雨冰雹极端天气,城市管理中的短板,又一次让老问题流出了桶外。

在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上,底线思维显得尤其重要——“从坏处准备,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”。不仅要考虑下雨的情况,更需考虑下特大

暴雨的情况;不仅要考虑应对下雨,还得考虑应对多种灾害一起出现。以底线思维去做规划、下决策、想对策,才不至于事到临头乱了阵脚,才是真正对公众、对社会负责。

即便设计标准能对付“五十年一遇”,也不能放松了警惕,万一遇到的是“百年一遇”甚至“两百年一遇”呢?正因如此,公共治理不能仅仅是围绕“应急”做文章,更要把应急预案本身所承载的思维方式,贯穿于城市管理始终,在各环节、各方面保持“底线的清醒”。



冷热两重天

「底下车库空荡荡,路边违停照照攘。罚款不够停车费,算盘打得啪啪响。」马路两侧「挤得紧」地下停车场「闹得慌」,「地上热、地下冷」停车现象并非虎泉街独有,在武汉三镇中心地段颇有共性,车主宁愿违停也不进地下停车场。

孺子牛画

自由谭

上海某藏家2013年9月在纽约苏富比以822.9万美元购回的苏轼功甫帖墨迹,近日在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展出。这一展览与展前两日上博两位专家发表的继续辨伪之文,再度使这件墨迹成为焦点。对于这件书迹的学术辨伪与藏家的媒体炒作,还会继续甚嚣尘上一段时间。我并不懂书画鉴定,也无意对此墨迹越俎表示意见,但想说几句题外话。

包括书画在内的文物的真伪辩论,从来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。老一辈的书画鉴定家启功、谢稚柳和徐邦达等,对于同一件作品,也往往抱有截然不同看法,或叹为神品,或斥为赝作,这都很正常。只要以求真求实为目的,摆事实讲道理,时间自然将给出公论。几十年前郭沫若主导的兰

亭论辩,早已烟消云散,虽然其中也掺杂某些非学术因素,但是通过论争和对相关文物书迹的深入研究,人们对魏晋时代书体的了解更趋清晰,对兰亭帖的可靠性也渐成共识。甲骨学界著名的家谱刻辞、契斋藏甲真伪讨论,也是真理越辩越清。在求真背景下的真伪论争,自然多多益善。

时至今日,很多文物真伪鉴定、辩论,因夹杂了大量利益背景、金钱因素,变得不再单纯。公众面对的是一个个天文数字般的文物拍卖价格、当事双方漫天的口水以及媒体的煽点炒作,本来严肃的文物回流、收购过程渐有变成一出闹剧的趋势。我认为在这当中,除了社会的浮

躁心态,还应当反思专业研究者和媒体的责任。

专业学术研究者,本来应该是一个社会判定事物“真”、“假”的终极权威,但是在商品社会下,因为利益驱使,部分研究者的职业操守丧失已是不争的事实。2011年曝光的伪金缕玉衣丑闻,已经让公众看清文物鉴定这潭深水底下的黑幕。研究者的信誉,就在这类越积越多的事情当中殆尽。一般公众,在面对文物真伪争论的时候,已习惯于对专业研究者打上一个问号。这类放弃底线只顾捞钱的鉴定家也许不占多数,但 these 害群之马,是导致公众对专业研究者失去信任的根本原因。

媒体需要制造和跟踪热点,本来无可厚非,但面对热点媒体更应努力秉持“求真”精神。前些年曹操高陵发掘之后,媒体报道不但极为表象,而且极有颠倒黑白之势,公众受到误导相当严重,以至于连我这种并非专业当行的人,都不得不对身边亲友的质疑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解释。功甫帖事件,我也几乎没有看到电视媒体客观、实事求是地从学术角度采访和调查,而多是停留于浅表的事件描述和数字的渲染。相较一些纸媒在功甫帖事件上更为专业的追踪,我认为受众群更广大的电视媒体、网络新媒体还有相当的提升空间。

功甫帖墨迹的题外话

郭永秉